

第三章 南方澳地方博物館內建構的地方感與「南方澳人」

哪種人的文化是正統的？哪種人的文化則是臣屬的？什麼樣的文化會被認為值得展示？而哪些則需要隱藏？誰的歷史要被記憶？誰的又要被遺忘？什麼樣的社會生活形象要予以規劃？而哪些則需被邊緣化？什麼聲音能被聽到？而哪些則須保持緘默？誰可以代表人？其代表又是基於何種基礎？凡此種種均是文化政治的領域。(Jordan and Weedon,1995：4)

地方博物館在政府有意的扶植之下，成為地方意象重構的重要機構。宜蘭縣政府透過蘭陽博物館計畫的方式成功地吸納了在宜蘭縣境內的公私立博物館，意圖透過政府單位對於文化圖像的想像與文化觀光的經濟寄望，將地方博物館做為凝聚地方向心力與經濟發展的重要機構。透過地方政府在行政權力上對文化圖像建構的介入過程，地方本身被呈現出來的模樣乃是透過官方及與官方關係良好的民間人士共同主導了「他們」對於地方的想像與地方感，而由官方與親近官方的民間人士共同編織而成的地方想像與地方圖像，究竟在何種程度上反應了他們自身對地方的想像？而地方政府以地方博物館的成立做為推廣地方文化觀光行銷的理念下，所呈現出來的往往也是經過仔細挑選、再造過後的「文化元素」，這些經過特別挑選出來的地方文化元素，潛藏著地方政府對地方、社區在對外展示上的期許與想像，換言之，地方感的想像一旦透過地方政府主政機關的有意介入與輔導過程，在經費資金的補助與規劃設計的輔導過程中，主政機關對地方的介入便成為一種「由上而下」、「上行下效」的地方建構模式。

地方博物館原先立意希望「由下而上」的美意，在政府相關單位擁有經費補助的審核權力與規劃輔導的設計下，地方本身希望「由下而上」對地方、社區形成共識的可能性也在這一場以補助經費做為推動地方博物館成立的政策立論之下，成為反應另一種官方意識型態對地方感的想像與建構。宜蘭縣政府在成立地方博物館的政策輔導上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直接或間接透過輔導與規劃案的調查報告過程，參與規劃報告的成員成為挑選地方特色與給予地方發展建議的重要決策人員，挑選的原則決定在規劃案參與者本身對於地方的認識與知識權力的霸權論述之中，被挑選出來的人、事、物被創造賦予特殊性，進而透過地方博物館的成立與展示過程轉化為具有地方代表性。回到南方澳漁村地方博物館的成立與展示現象，我們可以從南方澳地方博物館發展與成立的背景，以及從館內展示物品與論述中，看出地方博物館在對於「南方澳漁村」以及「南方澳人」此一宣稱時所依循的想像投射，並且從地方博物館如何挑選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素材進入地方博物館內的展示準則以及地方博物館與當地居民之間的互動情形，看出南方澳漁村中地方博物館在建構地方感的過程以及「南方澳人」的宣稱時，如何創造、發明、想像一個具有南方澳漁村特色的「南方澳人」。

3.1 以地方文（博）物館做為型塑地方文化認同的工具

1990 年代初期，受到本土化、社區概念的影響，學者、博物館工作者等開始提出鄉土的、社區的、生活化的博物館理念與實踐。1994 年 4 月號的《博物館學季刊》中以「博物館與社區」為專題，在序言中，漢寶德¹描繪社區博物館的圖像如下：

博物館不應該只是超然世上的寶庫，應該與鄰近社區生活息息相關的，博物館應該因社區而存在，為社區所共治、共有、共享。它是社區的資料庫，是社區的休閒與教育場所，是社區歷史與紀念性機構，也是社區的象徵。……（漢寶德，1993：1）

漢寶德將社區的、地方的博物館成立視為對地方居民與地方之間有正面導向的可能性，這是一種對成立地方博物館本身內部運作邏輯不加思索的「理所當然」假設，沒有考慮到地方博物館將對地方、社區帶來單向論述建構的危機；換句話說，從這段話中其實可以看出，博物館從業者在面對文化保存與地方博物館的成立同時，其實相當程度上理想化了地方或社區博物館可以置身於權力與意識型態的操控之外，而將博物館的成立視為是一種文化政策美意的「德政」。漢寶德繼續將「社區博物館」定義為：

……它是一種迷你型地方史博物館，好像地方誌一樣，生動的但嚴肅的表達出地方的成長過程，影響地方發展的人與物，它有助於我們瞭解自己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使我們更能瞭解生活的意義，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漢寶德，1993：1）。

我認為從漢寶德在《博物館季刊》中對社區博物館的專業反省與西方經驗的中介過程，博物館的工作者開始思考社區與博物館結合的新可能，反省到去除以「物」做為中心的專業菁英操弄，並且將博物館的表現領域融入到社區空間之中的這種想法固然很好，但是，依舊要去質疑或反省的是，成立地方博物館的立意基礎與展示的對象設定真的和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結合了嗎？地方居民真的需要透過地方博物館的成立，才會有一個可以依循的地方認同歸屬模式嗎？或者是更為直接的質疑，地方博物館展示的物品與立意究竟是反應怎樣的²地方歷史？誰的地方歷史？誰的地方特色？

學者杜正勝²在《鄉土文化與鄉土歷史：兼談鄉土博物館之設立》一文中也指出：

¹ 當時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

² 歷史學者，曾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現任教育部長。

從歷史教育的觀點，地方歷史（local history）是幼童認識世界的開始，而後及於國家或世界的歷史，對於文化與歷史的理解，鄉土是一個根基，而鄉土的歷史建構不應僅是地方少數特定個人的事蹟而是由地方的日常生活中書寫出來的，比如說「……村莊的一條圳溝是什麼時候開鑿的，對村莊的產業和生活發生多大的影響，開鑿圳溝時也許同村之人有不同的意見，也許與外村有所爭執，這些就成為這個村莊人的一部份歷史。……」（杜正勝，1993：4）

從杜正勝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鄉土歷史是與地方發展過程中參雜著個人與群體之間的記憶，或者生存網絡中的衝突與矛盾記憶緊密的結合。對地方而言，藉由歷史的書寫與教育，引發「愛鄉愛土」的情感結構，是歷史學者對鄉土歷史做為教育一環的希望。就杜正勝而言，鄉土博物館是落實本土化論述的一部份。鄉土歷史的重建是個人認識自我的基礎，也是認識世界的基礎。尤其是在族群關係上，鄉土博物館被賦予透過文物歷史的詮釋過程，做為認識彼此、撫平傷口的藥劑。在形式上，鄉土博物館是鑑於與歷史事件或主題可相呼應的地點，與地方的生活、歷史、產業是緊密相連的。因此在結論中，杜正勝更描繪了一個透過這樣的鄉土博物館激發出的歷史情懷，賦予鄉土博物館更重要的社會位置，「……使在臺灣的人認同這塊土地，外省人卸除過客心態，本省人不再抱持移民的打算，才算完成它的主要使命……」（杜正勝，1993：8）。

杜正勝在這篇短文中雖然清楚地提醒我們在臺灣歷史的建構過程中或鄉土博物館的呈現上，應該要避免落入狹隘的地方中心或菁英中心的歷史建構，並且他期望在臺灣當代糾結的族群關係上，地方博物館能夠扮演一個有效的機制，為我們提供了鄉土歷史書寫的可能願景與想像。但必須要探問的是，這個願景與想像其實是在一個去政治化與去脈絡化描繪下的理想型；1980年代的博物館經驗告訴我們詮釋的權力關係以及「誰做為博物館記錄的主體」是博物館操作的關鍵；在博物館的實踐中，社區關係中的權力與衝突、族群關係是否能在地方博物館「展示」的框架下，得到一個有別於過去的博物館實踐與操作邏輯？

我們從台灣過去中央集權式的博物館論述轉向到地方政府文化政策中對於地方博物館的「主體」呈現，這中間的轉變其實是希望透過地方的、鄉土的、社區的居民自覺，能夠認知到自身文化存在的重要性，進而找回自我的主體性權力。而在官方文化政策論述中對於成立地方博物館的立意中，從文建會自1994年10月開始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理念中看到：

「社區總體營」是一種新社會培力運動，也是一個社會改造運動。1994年10月，文建會首次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理念」，並在台灣各地辦理一系列

理念宣導和人才培育工作，促成各地文史工作室、文化工作團體和專業學術團體的紛紛成立。近年來，「社區總體營造」一詞，儼然成為當前社區營造工作的顯學，其真正意涵，是運用各種方法和手段，將居住在一個小地域（社區）內的居民凝聚共識，透過大家的參與，共同規劃社區的願景，面對社區的問題，也就是希望恢復並提升社區中已經逐漸喪失的居民自主能力（2004年文化白皮書：187，粗體字與底線為我的強調）。

從文化政策中對於地方、社區所寄予的深切盼望，乃在於希望透過地方、社區的居民自覺參與社區的活動，發掘、紀錄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從草根的「地方」開始建立一個屬於「台灣的」獨特文化。很明顯的，這個屬於官方論述的文化政策也不諱言的就是希望我們可以透過在地的參與文史活動，凝聚我們對於社區與地方的認同。但實際地方居民參與的情況與地方文史、博物館外的地方想像又在多大程度上與地方博物館內所依循的路線相符呢？

在文化政策上已經清楚地陳述出地方博物館乃是做為一種建構地方區域認同的政策；那麼，我們接著可以對其進行檢驗的乃是在「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喊得沸沸揚揚的十幾個年頭後，我們從其所希望達成的地方博物館凝聚地方意識的目的，究竟凝聚的是誰的地方意識與認同？如果館外所呈現的地方認同依據指標不同於館內所展示、建構的地方意象時，又透露了怎樣的文化政策目的與落差？地方博物館大聲疾呼的全民參與、排除過去菁英主義式的主體論述、消弭族群、種族、省籍差異等口號，在南方澳漁村中的地方文（博）物館現象中又呈現出怎樣的情形呢？

3.2 宜蘭縣政府文化政策與地方博物館運動的關係

宜蘭縣推動社區博物館運動的構想起源應該是在 1986 年，當時一群地方的文史工作者聽聞政府將在烏石港開闢漁港，此舉將破壞漢人在宜蘭開拓的立足點和重要貨品集散地的珍貴歷史空間—烏石港；因此，擬採取行動向主事者進言。曾經參與此一行動，當時擔任復興國中教師的周家安老師回憶說：「在某次聚會裡，向當時的陳定南縣長懇請勿做歷史罪人，並進而提筆撰文發表於蘭陽青年，讓社會大眾瞭解烏石港的歷史價值，文末甚至提出古蹟活用的構想，就是在烏石港的舊河道內，引入傳統帆船，改建成『開蘭史蹟博物館』。其後，至游縣長上任後，再提建議，幸獲採納，這或許正是今日規劃烏石港史蹟公園『蘭陽博物館』之濫觴吧！」（周家安，2001：20）

在 1991 年 2 月連戰擔任台灣省主席時，曾經至頭城的烏石港視察，當時的宜蘭縣長在簡報時，向省政府提議在宜蘭的烏石港旁興建一座以宜蘭鄉土歷史為主的「開蘭博物館」，來呈現宜蘭的人文與自然生態（陳賡堯，1998：408-409）。

宜蘭縣政府從 1992 年起就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張譽騰先生和台灣大學城鄉研究發展基金會劉可強教授，召集兩個單位的同仁共同組成規劃小組，負責執行「蘭陽博物館整體規劃案」，在 1995 年時告一段落。1996 年起宜蘭縣政府又繼續委託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及台大城鄉發展基金會進行「蘭陽博物館軟硬體規劃與設計計畫」，於 1998 年完成（羅欣怡，2001：18；張譽騰，1997：30；朱堯麟，2002：26）。

在這份規劃報告中計畫興建「蘭陽博物館」這座核心館，而蘭陽博物館的兩個建館目標：第一，致力於展現宜蘭縣在歷史與文化上的多面性，激發民眾對地方歷史與文化的關懷與興趣，增進地方族群間的瞭解與互動，培養對地方歷史與文化的認同與愛護。第二，積極參與宜蘭自然文化資產之調查、收藏、保存與維護，以供研究、收藏、展示與教育之需要（張譽騰，1996：11）。

從這些建館目標再加以推演，蘭陽博物館將是：1.一個以宜蘭的故事為主題，具有創造力與活力的博物館。2.以新奇且具有想像力的方式，來充分發揮藏品與文獻紀錄的社會價值。3.一個利用多媒體呈現宜蘭多面向歷史的地方。4.提供一個獨特的機會，讓宜蘭縣展現其在歷史與文化上的多面性。5.一個致力於結合縣民個人記憶、經驗與宜蘭縣歷史的地方。6.一個現代化、多采多姿、充滿興味，使歷史活轉過來的地方。7.具有探討宜蘭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形塑力量。8.使宜蘭的歷史更容易親近、更令人愉悅，也更具啟發性。9.提供觀眾一個高品質且具有吸引力的旅遊經驗。10.成為學校與社會大眾一個出色的教育場所。11.一個鼓勵觀眾投入參與、探索、發現的場所（張譽騰，1996：11-13）。

從這些目標看來，蘭陽博物館的籌設，希望能與地方的需求緊密地結合，文物蒐藏取自於地方、展示設計讓地方參與、研究發展以地方需求為導向、教育推廣以地方民眾為對象。而整個蘭陽博物館籌設過程，不僅是建立一座博物館而已，更期盼能帶動宜蘭整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進而在宜蘭形成一個「博物館群—宜蘭博物館家族」。由此可知，地方政府乃是有意的將地方博物館做為凝聚宜蘭地區居民的向心力與地方認同的機構，意圖透過地方博物館群的成立，做為宜蘭地區居民對地方的集體想像以及對外的旅遊觀光中心。

因此，在蘭陽博物館的規劃設計案接近完成之際，宜蘭縣政府同時積極爭取省府和中央核定建館經費，然而其過程曠日廢時，而且難以得到立即的回應。因此於 1997 年由縣政府籌組「宜蘭縣博物館群營運委員會」，由縣長擔任主任委員，並置工作小組，於會議中訂出工作要項：1.持續推動籌建蘭陽博物館工作；2.調查整理宜蘭縣境內博物館資源及設施；3.建立縣境內博物館群網路，加以整合並相互支援；4.開發社區資源，結合博物館活動，規劃文化發展策略（呂理政，2001a：12）。

1999 年 3 月，劉守成縣長承諾由宜蘭縣政府負擔蘭陽博物館建館的一半經費，行政院文建會也同意支持蘭陽博物館建館計畫，並經過行政院核定原則同意，使得蘭陽博物館籌備工作得以正式展開，劉縣長也同意「蘭博家族建置計畫」，並提撥經費，使得蘭博家族計畫得以同時啟動執行（呂理政，2001b：7）。

1999 年 10 月正式召開的「宜蘭博物館家族會議」，由蘭陽博物館籌備處邀請公部門、社區、學校、產業、個人藝術創作及基金會等相關博物館工作者，參與籌組宜蘭博物館家族，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召開幾次會議之後，於 2001 年 5 月 9 日正式成立民間主導的「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林奠鴻，2001：9）。目前以團體名義加入宜蘭縣博物館家族協會的共計有 27 個家族，各家族館屬性、名稱、鄉鎮市別、成立年份，如表四：

表四：蘭陽博物館家族協會博物館名錄

博物館類型	博物館名稱	所屬鄉鎮	成立年份
歷史人文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	頭城鎮	籌備中
歷史人文	宜蘭設治紀念館	宜蘭市	1997
歷史人文	宜蘭縣史館	宜蘭市	1993
歷史人文	慈林紀念館/台灣民主運動館	五結鄉	1998
歷史人文	楊士芳紀念林園	宜蘭市	2004
藝術典藏	陳忠藏美術館	冬山鄉	1997
藝術典藏	珊瑚法界博物館	蘇澳鎮	1999
藝術典藏	河東堂獅子博物館	頭城鎮	1998
藝術典藏	呂美麗精雕藝術館	三星鄉	2000
藝術典藏	台灣戲劇館	宜蘭市	1990
生態休閒	宜蘭縣自然史教育館	羅東鎮	1996
生態休閒	北成庄荷花形象館	羅東鎮	2000
生態休閒	無尾港文教促進會	蘇澳鎮	1993
生態休閒	北關螃蟹博物館	頭城鎮	1999
生態休閒	碧涵軒帝雉生態館	蘇澳鎮	2001
生態休閒	樹木教育農場	員山鄉	1996
產業新象	甲子蘭酒文物館	宜蘭市	1998
產業新象	養蜂人家蜂采館	員山鄉	2001
產業新象	橘之鄉蜜餞形象館	宜蘭市	1990
校園風采	孝威國小校園博物館	五結鄉	1998
校園風采	冬山風箏館	冬山鄉	2000
校園風采	學進國小校園采風館	五結鄉	2001
校園風采	南安國中漁史文物室	蘇澳鎮	2001

社區營造	珍珠社區博物館	冬山鄉	2000
社區營造	白米木屐村	蘇澳鎮	1998
社區營造	無尾港生態社區	蘇澳鎮	2003
社區營造	二結庄生活文化館	五結鄉	2001

資料來源：蘭陽博物館家族網站，我加以整理統整

誠如蘭陽博物館家族協會成立宣言所提出的：

我們是一群來自四面八方，關懷這塊土地的人，為了「宜蘭是一座大博物館」的夢想齊聚一堂，「博物館」對我們而言，不僅僅是有形的建築空間或有限的展示物品，博物館「典藏、展示、教育、研究」的四大目標，啟發我們一條充滿無限可能的路，於是，我們攜手邁向博物館之路。同時，我們相信協會的成立，將開啟宜蘭博物館事業的新局，為博物館界注入一股草根且令人振奮的活力。血濃於水的親人，若不能坦誠相待，齊心合作，則無法成事。我們有志一同，誓言互相扶持，共同學習成長，眾志成城，更勝一家人。為醞釀宜蘭文化的沃土，我們播種傳薪；為維護家園自然與人文的資產，我們種樹成林。今日，讓夢想的種子落地；明日，我們將成就根深葉茂的博物館之林（黃淑瑩，2001：14）。

為了鼓勵地方發展設置博物館，宜蘭縣政府於1999年12月6日頒定「宜蘭縣政府獎勵設置地方文物館補助要點」，希望結合政府及民間的力量（如：鄉鎮市公所、各級學校、以成立地方文物館之社團或財團法人、文物史料之蒐集或研究者），鼓勵地方廣設文物館，每一文物館設備費（指籌建、擴建以及購置設備費用）最高可補助肆百萬元，經常費（指調查研究、教育展示及文化資產保存費用）最高可補助伍拾萬元（林奠鴻，2000：117-118）。

從蘭陽博物館家族協會的成立宣言與宜蘭縣地方政府對成立地方博物館的經費補助，宜蘭的博物館運動可以看到官方給予經濟及資源上的協助，而此一經濟與資源上的協助其實反應出來的是地方博物館在成立的結構條件上，乃是受到地方地府在文化政策與經費補助上的直接或間接介入，特別是在地方政府國家機器挾帶強大權威、資源之下所推動的地方博物館運動與現象，地方博物館本身對於地方的想像與建構是否能有不受地方政府在文化政策推動與經費補助的影響呢？

以地域認同兼顧外來觀光為目的是宜蘭縣政府在地方博物館文化政策上的地方發展策略，在宜蘭近幾年發展脈絡下具有其特殊意義；宜蘭在過去的北部區域分工中，一直是處於邊陲性的角色，交通不便延緩了產業的進駐，因而造成嚴重的人口外流；但相對台灣西部快速發展的區域，宜蘭縣卻能夠有較自主的形成

較緩慢的地方型成長，這種特殊性隨著在 2006 年 6 月開通的北宜高速公路，預告了宜蘭縣將進一步被整合進國家所主導的快速發展區域發展模式中，而與台北都會區之間的行車距離之縮短，將打破蘭陽平原封閉的地勢，帶來自然與人文的衝擊。宜蘭縣政府在這種可能逐漸「西部化」的危機意識下，宜蘭地方政府在近幾年來，重新界定地方發展的目標與區域特色，而以觀光與文化為首要目標，尤其藉由強化地方文化的重要性，地方政府努力透過各種媒介與組織，建構一個「宜蘭人」的特殊宣稱。因此，「博物館」便是在諸多觀光、文化立縣目標下的重要策略之一。如同宜蘭縣政府所出版的《蘭陽博物館整體規劃報告書》中指出其所設定強調的目標之一：「...致力展現宜蘭現在歷史與文化上的多面性，激發民眾對地方歷史與文化的關懷與興趣，增進地方族群間的瞭解與互動，培養對地方歷史與文化的認同與愛護。(張譽騰等，1995)」。宜蘭地方政府清楚地指出「地方博物館」的成立目標即是要對「地方歷史與文化的認同」，也就是地方博物館本身被扶植與成立的動機與目的，除了對內希望可以激發、增進、培養在地居民對於地方文化、歷史的認識與認同外，發展「觀光」其實也是此一地方博物館文化政策所希望兼具的另一功能。

3.3 地方博物館內的「南方澳漁村」與「南方澳人」

我試圖透過有關介紹南方澳漁村文史工作室與地方博物館成立的書面文獻，找出地方博物館在南方澳當地出現的契機與成因，並透過與地方博物館經營者及文史工作者的訪談過程，瞭解文史工作室及地方博物館在南方澳漁村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做為瞭解地方博物館對於地方意象的建構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地方想像，是透過怎樣的機制而被突顯出具有代表「地方」的特質。

一九九五年宜蘭縣政府為了推動社區總體營造，選擇十四個「種子」社區，在次年的「歡樂宜蘭年」會場展示各個社區的「地方特色」。宜蘭縣儼然成為「社區的聖地」與「社區總體營造的模範生」；一九九七年在宜蘭運動公園舉辦的全國社區博覽會，可說是宜蘭縣社區營造的高峰，南方澳社區即是十四個「種子」社區之一（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社區總體營造計畫，1997）。南方澳社區是在地方政府透過委託民間學術單位規劃、輔導的情形之下，開始展開「南方澳漁村」特殊性的官方建構過程，而此一經過官方與民間學術單位共同合作所建構出來的南方澳漁村想像，以「社區總體營造」之名做為進入社區規劃的正當性，在南方澳漁村中經由地方文史工作室與地方博物館、文物館的相繼成立，究竟透過官方、文史工作者、地方博物館等所共同共築起來的「南方澳漁村」與「南方澳人」是什麼樣子？

《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社區總體營造計畫》一書中，有這樣一段紀錄：

事實上，長期以來宜蘭縣的建設，即以兼顧發展與維護為目的，試圖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亦對環境的品質、文化的內涵，居民的鄉土認同等等付出努力。此一目標，可說與當前「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相當一致；並且藉由「社區」一名，更具體的指出了推動的方向。因此本縣不僅嘗試配合此一計畫，選擇目前較具動員潛力的社區加以推動，同時計畫以更全面的方式，在縣內推動整體性的社區發展工作。

蘇澳鎮的南方澳社區即是在此計畫下，以其特殊的資源、條件、與特色，所被推選出的先期「種子」社區之一（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社區總體營造計畫，1997：1-2，粗體與底線為我所強調）。

這段由宜蘭縣政府委託台大城鄉所宜蘭工作室執行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報告指出，南方澳社區之所以被選為優先試辦「社區總體營造」的「種子」社區是因為「其特殊的資源、條件、與特色」；這段文字中其實已經突顯出地方政府在決定挑選優先試辦「社區總體營造」的「種子」社區過程中，採取的是官方的、單向的邏輯，南方澳社區特殊的資源、條件、特色是經由地方政府權力之眼所察覺的，在官方的管轄領域中，透過比較而被挑選出來成為「種子」社區。「種子」一詞似乎也透露了這是一場播種的運動，透過種子在土地上的萌芽進而生根的假設邏輯，將可以做為整體宜蘭縣內其他未被挑選出來的社區楷模。然而，南方澳社區自一九九五年被選為「社區總體營造」的「種子」社區後，社區內部與社區總體營造所推動的規劃建議反應出怎樣的關係？

《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對地方文史工作室的籌備組成過程中，有這樣的描述：

地方文史工作的鼓勵與建立，是最初工作小組對於南方澳社區總體營造提出的可能方向之一，一方面除了在社區內有一兩位對於這議題熱心的人士外，另一方面，也想試著從文史資料的收集調查的角度切入，一方面幫助過去南方澳的整理，一方面則可奠基在原有基礎上，對於南方澳的未來發展，提供更多的想法及可能性。因此對於文史工作在社區中開啟的初探，就從找尋過去的南方澳開始，當然，這樣的議題放在南方澳的六個社區中，並沒有引發太多人對於這樣的議題發生興趣，除了原有的那一兩位社區人士外，並沒有增加更多的成員，此時工作小組對於貿然提出成立文史工作室的構想，開始產生質疑，是否是過於天真的想法與評估。當社區居民並非主動對於這樣議題感興趣時，工作室的存在可能會在規劃小組離開後，無法持續而消失，也無法持續性的推動地方文史及其他公共事務。

因此，在種種的考量及和社區居民討論中，產生另一項嘗試性的方案，方

案的內容主要是改變吸引及動員的年齡層，試著從現有南方澳長大的大專青年著手尋找對於社區文史及未來關心的年輕朋友加入這個工作的籌備小組，一方面慢慢的從過去歷史的認識，以重新建立對於地方的認同，在認同的基礎上也對於南方澳現在及未來的公共議題有更多的關懷。於是，工作小組試著在今年的暑假開始籌劃第一屆的『南方澳地方文史工作研習營』（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社區總體營造計畫，1997：6-60，粗體與底線為我所強調）。

文史工作室的成立在規劃報告書中被視為是社區總體營造運動的可能方向之一。但規劃書卻也指出「這樣的議題放在南方澳的六個社區中，並沒有引發太多人對於這樣的議題發生興趣」，所以必須要透過籌劃「南方澳地方文史工作研習營」以吸引年輕的當地大專青年參與文史工作，進而能夠「一方面慢慢的從過去歷史的認識，以重新建立對於地方的認同」。地方文史工作的目的在規劃書中清楚的被定義為是對地方認同的重新建立，是做為建構地方認同的重要工具之一，在地方文史的蒐集過程已經預藏了一個目的，做為建構地方認同的前置作業，地方認同的操作在規劃書中是一個重要的基礎，提供認識南方澳漁村的重要依據；那麼，南方澳漁村在一九九九年後陸續成立的地方博物館與文史工作室又對地方帶來怎樣的想像與影響？

我在南方澳漁村進行田野調查期間的文史工作室與文(博)物館共有四間(表五)。這些文史工作室與地方文(博)物館都是在一九九〇年代中後期才出現。換句話說，這些文史工作室與文(博)物館的產生與地方政府文化政策的推動過程有著相當關連性。其背後的成立動機與經費來源便成為一個重要的思考點；在地方博物館內的展示品與收藏品陳列上，也可以就公有或私人所有的文(博)物館在選取展示品的動機或個別意義上加以探討。這些文(博)物館在對外(社區外)與對內(社區內)的展覽過程中，又分別以怎樣的姿態、身份來闡述地方文(博)物館對南方澳漁村有怎樣的想像與認知？而未來的南方澳漁村在宜蘭縣政府對地方博物館輔助成立的風潮中，又將會有多少的地方博物館逐漸在南方澳漁村中出現(表六)？

表五：南方澳漁村現有地方文(博)物館與文史工作室

南方澳漁村的文(博)物館名稱	成立時間	所有權	展覽內容
南安國中漁村文物室	民國八十九年成立	宜蘭縣立南安國中所有	南方澳漁船器具、漁村歷史展示、魚類標本展示，不收費。
珊瑚法界博物館(南風澳)	民國八十八年成立	私人擁有	南方澳漁村歷

文史工作室)	立，民國九十二年正式對外開放		史、老照片、耆老訪談資料、珊瑚藝術品，參觀收費 100 元。
三剛鐵工廠文物館(南方澳文史工作室)	民國九十四年成立	私人擁有	鐵工零組件、船機引擎、地方素人藝術家作品、文史老照片，不收費。
南方澳寶貝館	民國九十五年成立	私人擁有	活體貝類、貝殼藝術品 DIY、導覽解說，參觀收費 100 元。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六：南方澳漁村現有及未來將增設的「類博物館³」名單

類博物館名稱	展覽內容	開館時間
珊瑚館	南方澳珊瑚開發史、各類珊瑚加工及藝術品、老照片	1999.01
鯖魚館	所有有關鯖魚捕撈及應用和開發史	籌備中
漁船模型館	各種大小漁船模型及漁船開發史	籌備中
漁具館	各種捕撈工具之應用及開發過程	籌備中
魚類模型館	各種魚類模型及標本含教育資料	籌備中
海產食品館	各類海產食品加工及應用展示	籌備中
南方澳文史館	南方澳開發以來之歷史與文物	籌備中
南方澳老照片館	南方澳開發以來的歷史照片	籌備中
貝殼館	各種貝類展示及說明	2006.01
宗教館	南方澳集合各地宗教之展覽	籌備中
水族館	海水水族生態之展覽	籌備中
漁村文物室	南方澳漁船器具、漁村歷史展示、魚類標本展示	2000
三剛鐵工廠文物館	鐵工零組件、引擎、地方素人藝術家作品、文史老照片	2005

資料來源：南方澳生態博物館規劃研究(一)--南方澳漁村文史採集暨空間資源整備計畫，5-19，本研究修改整理

³「類博物館 (quasi-museum)」此一概念乃是由生態博物館概念衍生出來。宜蘭縣內之自然與文化資源中有潛在在研究、收藏、展示、或教育上發展成爲具有局部或全部博物館功能者，皆屬之，作者特別給予一個名稱，曰：「類博物館」(張譽騰，2003：163)。

不管是地方文（博）物館或文史工作室的成立對南方澳漁村來說，都是最近十年以來的新現象。南方澳漁村在日據時期開港以後至今不過八十三年左右的歷史⁴，但在記錄的文獻中，我發現過去的記錄多半屬於官方主導（或輔導）下進行的史料記載，直到近幾年來，開始有地方人士自願投入時間精力紀錄、整理南方澳漁村開港以來不同於官方論述的地方史，這些不同於地方政府所記錄的地方史，雖然跳脫了官方主導的歷史紀錄方式，但卻轉化成爲附屬於地方博物館展示物品下的附屬產品。換言之，地方文（博）物館或文史工作室所記錄的歷史文獻資料如何有別於官方的歷史紀錄資料？所記錄的地方歷史形成與特殊記憶，又代表什麼？在肯定當地文史工作者可能具備記錄有別於官方論述下的地方文史記錄貢獻的同時，我們也必須再深入探究，文史工作者相較地方其他居民擁有較多的文化資本能力，在私人展示品與陳述地方文史的過程中，經營、管理、營運經費的來源，地方政府是否有透過經費的補助、政策的主導而影響地方博物館的自主經營模式？這將可以做爲檢驗地方博物館的歷史文物記錄展示與地方政府文化政策之間的相對關係，也就是說，地方文史工作者與地方博物館在對於地方歷史的想像過程中，是否具有擺脫地方政府對於地方文化的想像與干涉？抑或是地方文史工作室與地方博物館其實相當程度地成爲地方政府在建構地方意象過程下的在地組織，共同參與了地方政府國家機器建構地方特殊性的共謀？以下就筆者在進入田野期間，初次以「觀光客」的身份以及後續與文史工作者密切接觸後的兩種身份，對館內展示物品與地方文史工作者訪談有關文史紀錄觀點的資料加以說明與分析：

（一）南安國中的南方澳漁村文物室：

要以私人拜訪的方式參訪這間隸屬於南安國中的「漁村文物室」必須要先向校方登記，取得校方的同意才能進入。文物室位於南安國中校園內教學大樓二樓的一間教室，教室內將桌椅清空，牆壁吊著各式魚類、貝類標本，桌上陳列過去漁民捕魚時所使用的老舊漁具，展示區與展示區之間以展覽板相隔，板上貼有對南方澳漁村的簡短發展歷史介紹。參觀文物室當天沒有專人負責解說，簡單的陳列方式必須透過參觀者自行閱讀展覽版上的文字敘述。由於平常鮮少對外開放⁵，因此沒有固定的解說人員編制，若以「觀光客」的身份進入，除了閱讀現有陳列的文字資料外，無法有直接雙向的互動。

訪談該國中教務主任的過程中得知，文物室的成立乃是在宜蘭縣政府對漁村文物教育的補助計畫下成立，主要成立的動機與目的是做爲南安國中多數漁村子弟的教育材料，具備教育的本質與功能，莊主任說：「這個文物室的成立目的即在於要讓多數為漁村子弟的學生，了解漁村生活的特殊性以及自己生活土地上的

⁴ 參見本論文第二章有詳細的說明。

⁵ 因爲所處位置在國民中學校內，基本上只開放給學校、教育團體機關參觀，個人的參觀必須要向校方教務處登記才能進入。

事物……（莊主任訪談，2004/05/11），文物室成爲建構當地國中學生在認識生活環境產業上的一個中介，「漁業」成爲文物室特別強調的重點，漁撈技術、漁船類型、魚獲類型等有關漁業的歷史與資料成爲南方澳漁村國中生的教學內容，對於當地其他非從事漁業家庭的學生而言，這些漁村文物成爲一種「不得不」學習的事物。然而，漁村本身該具有怎樣的「特色」？漁村中除了多數從事捕撈漁業的居民之外，其他生活於當地的多元異質文化現象，在教育體制對於「漁村」封閉且霸權的想像中，代表漁村的文化特色與歷史記憶經過教育體系的介入下，「漁村/漁民/漁業」成爲一套固定且封閉的想像，其他非從事漁業活動的漁村居民文化現象，在漁村文物室有意或無意的排除下，成爲不被看到的一群。然而，存在漁村內的外籍漁工、外籍配偶、性別分工角色等的其他文化不會在文物室中被呈現，文物室試圖建構出來的是告知國中學生漁村中的「捕魚文化」，也就是透過魚類標本、漁船模型、捕魚器具，向中學生說明「祖先的生活與歷史」，然而，這裡的「祖先」乃是指男性的捕魚祖先、海上生活的艱辛、捕魚的技術等，建構出來的是以「男性」、「漁民」、「捕魚技術」爲想像的「漁業的南方澳漁村」。

（二）「珊瑚法界」博物館

珊瑚法界博物館是南方澳漁村對外開放參觀的第一間私人博物館。館內展出館長賴榮興先生多年來收集的珊瑚藝品及珍藏品。珊瑚法界成立於民國八十八年，民國九十一年正式對外開放，並在同年成立「南風澳文史工作室」，發行「南風澳地方誌社區報」。



珊瑚法界博物館是一間住家與展館混和的家庭式博物館，主人賴榮興先生早年從事珊瑚加工產業，近年來對地方文史的保存認爲有逐漸被遺忘與消逝的危機，因此積極投入文化歷史的保護與記錄工作。透過以觀光客的身份訪談賴榮興先生，得知其成立該博物館的動機與目的如下：

我成立的這個工作室叫做「南風⁶澳文史工作室」。因為南方澳以前⁷不是叫做南方澳而是叫做南風澳……，成立這個文史工作室其實就是在這幾年年紀比較大一點，覺得這個生活了五、六十年的地方真的很有特色，再加上我也一直都生活在這邊，很多人、很多事情我都覺得變化得很快，如果不趕快加以保存的話，其實是很容易會不見的……，而用珊瑚當作博物館的主題，其實就是一些自己的珍藏品，這些東西的價值都是無價的，……這些都是我多年來的收藏。利用這些珊瑚的展示，其實也可以順便告訴大家，南方澳不是只有捕魚，撈珊瑚也是一個在南方澳甚至台灣相當重要的

⁶南風澳一詞是賴館長特別強調有別於過去對「南方澳」的宣稱，根據賴館長對南方澳歷史的考證，以前南方澳被稱作「南風澳」。

⁷指清朝時期的文獻紀錄。

海洋相關產業，經濟價值甚至比魚貨產品更高……，我們現在有導覽的服務，基本上只要你對南方澳有任何疑問，都可以跟我們詢問。當初台大城鄉所的王惠民先生就鼓勵我能夠將這些珊瑚珍貴收藏品以博物館的方式提供給大眾參觀，我覺得這樣的建議很好，所以就聽從王惠民的建議，成立了這間珊瑚博物館與文史工作室。(南風澳文史工作室/珊瑚法界博物館館長，賴榮興先生訪談，2003/02/07)

有別於南安國中校園內的漁村文物室對漁撈產業的重視，珊瑚法界博物館將展示的重點放置在「珊瑚產業」與南方澳漁村的關係上。從珊瑚法界博物館的成立過程中，可以發現以私人名義成立「類博物館 (quasi-museum)」性質的地方博物館，在成立的過程乃是受到民間學術單位與地方政府機構的鼓勵與輔導。因此，珊瑚法界博物館雖然屬於私人所有的收藏館性質，但是在對於南方澳漁村歷史與文化的收藏與保護理念上，相當程度上也與地方政府文化機構保有相當程度的聯繫與關係。珊瑚法界博物館內對於「南方澳漁村」與「南方澳人」的想像與漁村文物室的不同之處在於，以「珊瑚」做為地方博物館的符號象徵，成為珊瑚法界博物館在界定南方澳漁村意象上一個特殊的表徵，試圖透過對「珊瑚」產業的強調，突顯出「珊瑚產業」過去在南方澳漁村所佔有的重要位置與文化角色。

(三) 三剛鐵工廠



三剛鐵工廠和珊瑚法界博物館同為私人所有，經營者為廖大慶先生。廖大慶先生同時也是「南方澳文史工作室」的主持人。鐵工廠位於漁港路上，跟以前「三剛鐵工廠」的舊址一樣。民國九十三年，鐵工廠結束長達四十三年經營，當初的經營者之一廖心賀先生之子—廖大慶先生，有感於鐵工廠對其父親及自己的重要象徵意義，決定在結束營業後將鐵工廠以原貌予以保留、整修，於民國九十四年四月以原名「三剛鐵工廠」轉型為文物館的方式對外開放參觀。

三剛鐵工廠共有四層樓，一樓保留原先鐵工廠的面貌，二樓則為當年鐵工廠的零組件展示及民國五〇年代老照片，三樓為地方文物展示區，提供當地素人畫家、創作者展示藝品，四樓為漁村瞭望台。從訪談鐵工廠成立動機的過程中，文史工作者廖大慶先生講述保留原先鐵工廠的面貌，是為了要讓大家知道南方澳漁村在漁船馬達與船隻維修上的能力，在民國五、六〇年代的台灣社會中，佔據相當重要的位置；另外則是希望將其父親與朋友所共同經營的鐵工廠保留下來，讓後代子孫可以了解南方澳漁村在漁船器械上的偉大成就。在我詢問廖館長成立文物館的動機與目的時，回答如下：

我其實一直以來都對南方澳存有很深厚的感情，我是在這裡長大的，當然會對這裡特別有感覺……，幾年前我把通訊行交給我弟弟經營，我就開始

對南方澳這邊的人文與歷史有記載，當然陸陸續續也都有在做地方記錄與耆老訪談。其實要說成立文物館的理由或目的，我還真的不太能夠清楚表達出來……，總之我認為這裡是一個很有歷史人文的地方，現在不保存以後就沒有了……，我今年整修這間文物館，其實就是我父親和兩位朋友所共同創立的，因為鐵工廠的歷史在過去南方澳漁業發展佔有相當重要的角色，我們這一間又是在南方澳經營最長時間的一間，……現在保留鐵工廠原來的風貌，為的就是希望到南方澳來遊玩的旅客可以想像以前南方澳漁村繁榮的景象……（南方澳文史工作室/三剛鐵工廠文物館館長，廖大慶先生訪談，2005/07/29）

「鐵工廠」成爲另一個不同於漁村文物室、珊瑚博物館對「南方澳漁村」想像與解釋的可能。從廖館長的訪談與我實際多次參與觀察的經驗中，發現「鐵工廠」在強調南方澳漁船引擎製造上的特殊性與重要性，同樣是在宜蘭縣政府積極成立地方博物館運動風潮下的一個產物。雖然屬於私人地方文物館的形式，但如同珊瑚法界博物館，三剛鐵工廠同樣附屬有「南方澳文史工作室」的歷史保存記錄單位，對於南方澳漁村過去的歷史與文化，廖館長也同樣參與由地方政府與當地民間學術單位對南方澳漁村的調查研究與規劃計畫案⁸；而以「鐵工廠」此一過去文化符號共同參與建構南方澳漁村特殊性的地方意象想像。在「三剛鐵工廠」與「南方澳文史工作室」對南方澳漁村的想像中，南方澳漁村除了擁有傳統漁撈產業的豐富文化內涵外，鐵工廠對於漁船引擎製造上的歷史重要性，成爲一個必須要特別強調與重視的文化符號，「漁船引擎製造中心」、「六〇年代的科學園區」等宣稱加入南方澳漁村在挖掘地方重要性、特殊性的重要指標，「三剛鐵工廠」文物館對於南方澳漁村的想像，從漁業的捕撈文化擴展到漁船引擎製造的重要生產地，企圖爲南方澳漁村重新賦予一個不同於傳統漁村只有漁撈文化的狹隘想像，同時加入對南方澳漁村地方想像建構與文化符號爭奪競逐的行列。

（四）南方澳寶貝館

南方澳寶貝館位於南方澳南興社區的巷子裡，成立於民國九十五年。展示內容爲各種活體貝類，最負盛名的就是「龍宮貝」與「鸚鵡螺」。館長張議顯是個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寶貝館是利用一般家庭住房的格局改建成私人博物館展場，和珊瑚法界博物館與三剛鐵工廠同樣提供館內導覽解說服務。

以「觀光客」身份參觀這間新成立的南方澳寶貝館，我詢問張議顯先生成立「南方澳寶貝館」的動機與目的，張議顯先生是這樣回答的：

⁸ 根據訪談廖大慶先生參與《宜蘭縣蘇澳鎮南方澳社區總體營造計畫》、《南方澳生態博物館規劃研究（一）--南方澳漁村文史採集暨空間資源整備計畫》，此兩項計畫的委託單位均爲宜蘭縣政府與學術單位的調查計畫。

我家裡本來就有在作貝類的買賣，當然也會有跟船家特別配合捕撈海底貝類。我們前年（2004年）曾經在宜蘭綠色博覽會⁹中成立一個館，後來縣政府覺得貝殼的收集與南方澳從事海洋漁業其實有很直接的關係，所以就繼續延伸這樣的概念，輔導我們成立「寶貝館」……，我自己是念資訊相關科系，不過我對於貝殼這些東西從小時候就一直都有接觸了，退伍後覺得南方澳這邊是自己的故鄉，而且這些東西也真的很珍貴，所以我就投入這個行列了……，平常就是我一個人在這邊負責解說，如果碰到假日人比較多的話，我爸爸、哥哥還有家人也都會一起過來幫忙，……，最主要的動機和目的還是希望這些東西可以被認識，因為南方澳漁村確實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地方……（南方澳寶貝館館主，張議顯先生訪談，2006/03/18）

如同南方澳漁村中珊瑚法界博物館與三剛鐵工廠等私人博物館以「文化符號」做為強調南方澳地方特殊性一樣，寶貝館挑選「貝類」做為突顯南方澳漁村有別於其他地方的特殊性象徵。在寶貝館張館長的訪談過程中，「珍貴貝類」成為宣稱南方澳漁村特殊性的重要指涉，「南方澳」貝類種類、「南方澳」海域特殊性、「南方澳」漁村撈貝漁船等產業文化成為寶貝館中做為宣稱其成立的正當性與文化保存迫切性，寶貝館中透過以生態環境保存以及地方產業文化留存的重要性，做為寶貝館成立的文化使命，加入南方澳漁村地方特色建構的行列。

我試著以「觀光客」的身份進入當地的文（博）物館，進行當地博物館經營者成立文（博）物館的動機與目的訪談；從這個「旁觀者/觀光客」的訪談身份，我發現對於地方文（博）物館在成立動機與目的上，其實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的特質——強調南方澳漁村是一個特殊的地方，有她特有的歷史與文化，並且會以自身文（博）物館所展出的內容為南方澳漁村賦予重要特殊性與象徵意義。不管是漁村文物室、珊瑚法界博物館、三剛鐵工廠或寶貝館等，都從自身展示品與收藏品的陳列強調南方澳漁村在台灣甚至世界上的特殊位置；換言之，當一個地方文（博）物館成立的同時，文（博）物館本身展示的內容便會被其經營者根據其自身對地方的想像與詮釋，將展示物賦予在地方文化、產業、歷史過程中一個重要的位置，並挪用特殊的意義象徵於其上。

在以「觀光客」的身份參觀拜訪南方澳漁村內現有的地方博物館過程中，我發現地方博物館的經營者在對於「南方澳漁村」地方的想像，乃是透過不斷發掘、彰顯地方產業特殊性以強調南方澳漁村與台灣其他地方的不同。而這種意圖透過特殊產業文化或珍貴收藏品做為地方特殊性的建構，相當程度上也取決於其被觀看的「價值」何在；換句話說，地方博物館在挑選展示物品的考量上，除了地方博物館本身對於地方意象與地方感的強調之外，展示物品本身所擁有「稀有」、「珍

⁹ 南方澳寶貝館籌設宗旨，在於保留地方文化代表性珍貴貝類，並透過靜態及動態展示將宜蘭特有貝類的生態及型態之美介紹給社會大眾並賦予教育功能。俟綠色博覽會活動結束之後平移到南方澳，讓寶貝館（貝類展示館）得以永續發展，進而提高本縣漁特產品之價值與知名度，塑造在地漁村特色，帶動地方漁村經濟繁榮（寶貝館名片簡介）。

貴」、「獨特」的特質往往成爲地方博物館在地方意象建構上的直接宣稱。而地方博物館以展示物品做爲宣稱、建構南方澳漁村地方特殊性的用意，以「觀光客」身份參觀的訪談中，我發現在南方澳漁村中的地方博物館共同的現象就是極欲透過展示物品的文化符號做爲南方澳漁村的代表性，這種文化符號上的競奪雖然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地方多元文化得以突顯的特質，但卻也同時洩漏了地方博物館在型塑地方意象上的狹隘思維。

3.4 地方博物館與地方居民的互動關係

台灣社會進入 1990 年代之後，從政府文化政策對於「地方化」的重視以及社區總體營造所推動的地方博物館成立風潮中，我們可以從這樣的政策中嗅出「地方」之於中央政府在文化認同建構中，佔據一個重要的角色。而地方博物館在中央政府文化政策的立意上被視爲是「教育」、「凝聚」社區居民共識的一項重要工具與媒介。在南方澳漁村中的這四間公私有地方博物館中，不約而同的都以「教育」做爲其存在的正當性，這種以「教育」做爲存在正當性的宣稱，一直以來與台灣過去的國家主導型博物館的操作邏輯如出一轍。只是在以「地方」做爲博物館的擴散過程中，「凝聚地方居民主體意識」成爲一九九〇年代後新的宣傳口號。然而，值得深入探問的是，地方博物館在經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文化政策上的扶助下不斷地成立，是否意味著地方居民在一間間不斷成立的地方博物館風潮中，真的與地方博物館達成對「地方」的共識？地方博物館與當地居民之間的互動關係與居民對於地方博物館存在地方的感受，正可以相當程度上反應地方居民與地方博物館在建構地方意象上的情形，究竟從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不斷在南方澳漁村出現的地方博物館現象，是凝聚了地方居民的地方共識？還是與地方居民之間形成了「館內」與「館外」相異的地方意識？

法國學者波迪爾（P. Bourdieu）討論關於博物館與教育系統的差異時，亦討論了博物館操作的本質。他指出博物館所扮演的角色無異於一般教育體系，教育體系不僅是國家文化傳承的形式，也是文化的機構化身（institutionalization），負責規範求取知識和文化的管道及資格，教育體系內的組織，藉著特定類型的教育活動，將得自文化環境的一套價值觀強加存在於異質性的人民身上，以期創造出一個整合的社群（a community of consensus）。他認爲教育只不過是獨斷的知識體，由領導階級操縱，用來合理化他們的利益，這種知識體具有強烈的排他性，當同一社會的次級團體所闡釋的意義與它相悖時，就將次級團體排除在分類的範疇之外（Shelton, 1990: 26）。從波迪爾（P. Bourdieu）對於博物館與教育之間的看法，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種以「教育」做爲成立博物館正當性的宣稱，其實相當程度上乃是以一種「上對下」的姿態在進行國家機器意識型態的灌輸；而文建會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其中卻指出：

……社區總體營造，即是要社區居民瞭解並肯定社區的文化資源，以此為基礎，以「由下而上」、「自立自主」、「居民參與」、「永續發展」的原則，大家攜手同心，共創美麗家園。現階段的工作重點，是從建立人民愛鄉、愛土的生活價值觀著手，進一步藉由社區藝文活動的推展，改造社區環境，提昇地方文化產業，建立社區文化特色（2004年文化白皮書：187）。

弔詭之處在於，社區總體營造既然是政府單位文化建設委員會所推動的一個文化政策，在權力的支配過程中，是「上對下」的一種權力關係，但其在文化白皮書中的宣稱卻希望透過「由下而上」的原則，創造地方居民的凝聚力？在南方澳漁村的地方博物館現象中，不管是私有或公有的地方博物館，在成立的過程中，相當程度上乃是受到地方政府與文化單位等相關人員的鼓勵成立，而在對地方博物館本身存在的功能上，也同樣賦予地方博物館具有「教育」民眾的文化使命；從南方澳漁村中現有的地方博物館現象，我認為地方博物館在相當程度上仍然受到地方政府國家機器對「地方」的想像所影響，與文化政策中希望透過地方博物館的成立能夠有「由下而上」的草根動員仍有一定的落差。就當地居民參與地方博物館經營情形，我認為可以從田野實地觀察與訪談的過程中，瞭解當地居民對於地方（文）博物館在南方澳漁村的不同看法。也就是說，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中宣稱以「地方博物館」做為建構地方、文化認同的中介，地方居民之間對於地方博物館及其本身所帶來的意義究竟起了怎樣的影響與轉變？我透過南方澳漁村在近幾年蓬勃發展的地方博物館現象，以田野訪談的方式來了解地方博物館與當地居民之間所形成的互動情形，並且先以地方博物館經營管理者自身對南方澳漁村的想像訪談內容對照在地方博物館外生存的當地居民對地方博物館現象的想法，做為呈現地方博物館與當地居民之間的互動與相處情形。

3.4.1 地方博物館經營者對「南方澳漁村」的想像

- (一) 漁村文物室本身所要強調的是南方澳漁村的漁業文化，所以我們著重在過去漁業捕撈的器具記錄與魚類、貝類標本的教育功能上，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讓我們多數的漁村子弟可以瞭解祖先賴以維生的捕魚文化，讓他們知道南方澳漁村在漁業產業上的特殊貢獻，不至於讓漁村文化流失……，這一點我覺得是漁村文物室目前最重要且最有意義的文化使命（南安國中教務主任訪談，2004/06/05）。
- (二) 珊瑚法界博物館主要是要介紹珊瑚產業在南方澳漁村的重要性，這是過去在南方澳漁村甚至台灣漁業上被忽略的一塊，……我們的文史工作室同時也著重地方居民的歷史口述訪談，目的就是要讓在南方澳生活的人知道自己的地方是有多麼的特殊，住在這裡就是一種驕傲，因為我們南方澳人擁有傲人的珊瑚產業，過去曾經有「珊瑚王國」的美名，所以這邊的一切當

然要趕快記錄保存給後代子孫知道，……我們的文史工作室就是記錄當地居民的點點滴滴，耆老是我們的活寶，他們的記憶就是以前南方澳的風華再現，南方澳人的精神就是這些耆老所流傳下來的，老漁民的智慧不趕緊記錄就來不及了……（珊瑚法界博物館訪談，2004/02/06）

（三）地方居民有些會主動和我們接觸，不過絕大多數的居民並不瞭解我這間文物館的用意，其實成立這間文物館最主要是想要把我父親的鐵工廠保存下來，另外，當然就是鐵工廠的文化在過去的漁村文化中是被忽略掉了，南方澳的鐵工廠與引擎製造在當時是世界出名的，都可以外銷日本跟新加坡了，所以你說這不是很珍貴的歷史紀錄嗎？……，當地居民對我們這些文物館多少都會認為我們的東西是拿來賺取觀光客的錢，可是我也有提供當地素人藝術家的展覽阿，當然啦，這些東西除了給我們本地人參觀以外，讓越多人認識南方澳不是也很好嗎？南方澳的東西很多都很有特殊性，所以當然不可能全部包，所以我就盡量將鐵工廠的原貌保留下來，至於其他的文化現象我想有很多老師跟文化工作者，大家分工合作記錄，盡量讓我們南方澳的歷史與文化可以被完整的保留下來……（三剛鐵工廠訪談，2005/08/11）

（四）寶貝館的成立原因我先前已經跟你說過了，其實多半參觀這邊的還是以外地遊客居多，當地居民對這個有興趣的很少，所以互動當然也不多，不過我們也希望南方澳這邊的人可以多認識我們這個地方，畢竟我們宜蘭海域這邊的貝類種類是很特殊的，而且這些東西也不容易在陸地上看到活體，把它們展示出來除了可以讓有興趣的人觀賞外，還可以有教育的性質，很多國中、國小的學生都會到這邊進行校外教學，所以對於國中小學生來說，這些東西具有相當程度的教育意義，南方澳有些居民可能不知道我們自己住在一塊相當特殊的土地上，所以不會瞭解寶貝館對南方澳生態的重要性，不過這些想法和觀念還是需要時間的，我相信慢慢的大家就會瞭解了……（寶貝館訪談，2006/03/25）

訪談地方博物館與當地居民之間的互動關係上，我發現不管是公立或私人的地方博物館在與地方居民的互動關係上，都與當地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沒有太多直接的接觸，南方澳現存的幾間地方博物館在建構地方特殊性與地方文化象徵上，都對地方本身存有的產業文化有著特殊的想像，且意圖透過文化符號的建構過程擷取南方澳漁村在過去漁村發展上的歷史發聲位置；然而，這些以「歷史」、「文物」做為南方澳人特殊性的宣稱中，如果脫離了當地居民本身的參與過程，在地方博物館內所形成的地方感與地方意象，便與當地居民的日常生活經驗脫節；換句話說，當地方博物館本身的存在與服務對象是以對地方以「外」的參觀者為主時，地方博物館在文化政策上宣稱的凝聚地方居民共同意識，便成為如同

口號的神話，地方博物館徹底地被轉化為一個可資消費觀光的「遊客服務中心」，所創造出的地方感與地方意象也是經過刻意篩選出的「產業文化特色」，與原先希望以地方博物館做為地方居民共同參與的立意基礎相形甚遠。不管是公立的漁村文物室或者是私立的私人地方博物館，在我訪談與觀察的過程中，發現地方博物館與地方政府在文化政策的輔助上皆有一定的連帶關係，如透過地方政府的經費補助或參與政府委託學術單位對南方澳漁村的計畫案等；換言之，當地方博物館在有意、無意間與地方政府在文化政策上形成互助與輔導的「主從關係」時，地方博物館本身在對外開放參觀的對象設定上，便會受到地方政府將地方文化做為觀光資源的狹隘想像，進而在展示物品與記錄重點上，受到主政單位對地方文化特色的想像，刻意挑選或忽略了某些地方文化的現象。

從現有的四間公私立地方博物館的展示內容上，我發現除了不斷地強調地方本身文化在歷史的形成過程中具有如何的重要特殊性外，對於「觀光」的想像似乎成為南方澳漁村中地方博物館共同的目標¹⁰。然而，當地方博物館將「觀光」做為博物館展示內容的挑選原則時，博物館內展示物品的挑選原則卻也因而轉向以服務「觀光客」而非「在地居民」。綜合而言，當地方政府在文化政策上對於地方博物館的政策導向是希望以「觀光消費」做為成立地方博物館的用意時，地方居民本身對於地方的想像若非具有「觀光」以及可資消費的特質時，便不會被紀錄與呈現在地方博物館的展示空間內；地方博物館內所參雜的地方政府政治因素與經營者本身對地方文化的想像，成為主導整個地方對「外」建構南方澳漁村文化意象的發言機構。外籍漁工、外籍配偶、非從事相關漁業居民、漁村婦女等各種現在生活於南方澳漁村中的文化元素，便在地方政府文化政策與地方博物館共同對地方意象的編織過程中被排除在展示的櫥窗與記錄的文本之外。

3.4.2 當地居民眼中的地方博物館現象

宜蘭縣地方政府雖以地方博物館運動做為型塑地方認同與凝聚社區共識的原始立意，但在以「觀光取向」做為地方博物館展示物品的挑選原則下，地方居民又是如何看待地方博物館在地方的存在以及地方博物館所帶來的地方感想像？當地居民與地方博物館之間的互動情形，相當程度上可以做為檢驗地方政府文化政策中所倡導經由地方博物館的成立而有「由下而上」的凝聚地方共識功能。換言之，地方博物館對地方意象的建構過程若真如文化政策中對地方博物館所期望能夠具有凝聚地方共識的想像，當地居民對於地方博物館的參與情形與想法便能夠呈顯出地方博物館在凝聚地方認同上的重要使命；然而，在訪談當地居民與實際參與觀察的過程中，我發現地方居民與地方博物館對南方澳漁村的想像卻出現了多重的想像差異；居民在地方日常生活的經驗感受，在地方博物館刻意挑選具有觀光價值的展示物品邏輯中，當地居民現有的生活樣貌與文化現象並未

¹⁰ 如珊瑚法界博物館、三剛鐵工廠、南方澳寶貝館、碧涵軒鳥園（不在南方澳漁村內）共同發行參觀套票。

獲得地方博物館的青睞，地方博物館形成一個與當地居民生活經驗割離的「異質空間」¹¹，地方博物館成爲服務觀光客認識南方澳漁村的場域，地方居民本身對於地方的想像與感受成爲不被重視的一群。那麼，當地居民對不斷出現的地方博物館現象又是如何看待的呢？以下透過幾位田野觀察訪談的例子，做爲當地居民在面對南方澳漁村地方博物館現象時的感受及討論：

(一) 我可以認同博物館本身存在的用意，不過我覺得這些博物館其實我平常沒事不會去，而且多半都要收費，……如果本身是一個文化記錄保存，為什麼要收取費用？說穿了就是這些人想要透過博物館的開設收取一些金錢做爲維持館方開銷，其實這樣給人的感覺不是很好，因為畢竟只是看看那些東西而已……，我從來也不覺得自己跟這些地方博物館有什麼關係，畢竟我們女人阿，嫁來南方澳就是幫丈夫照顧家庭，你說什麼珊瑚、鐵工廠或貝殼這些東西，跟我的日常生活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他們那些弄這些博物館的人也不會問我有關南方澳過去的事情啦，反正我就是認爲他們作他們的生意，我也不想多說人家什麼啦……（阿清孀訪談，2004/08/22，粗體與底線爲我所強調）

(二) 我從來就不進去我們這裡的文物館，因為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好看的。……我也知道他們很認真收集一些過去的東西，這些行爲我覺得很好；不過，我覺得歷史的東西就是這些，最主要也是因爲他們有一些自己的東西想要拿來當作展覽啦……平常時候我基本上是不會想要去的，……所以給觀光客看看還可以啦……至於我平常和他們的關係其實就是老鄰居的關係，不覺得地方博物館的出現會讓我更覺得這些東西有什麼特別值得驕傲的，說穿了還不是要賺觀光客的錢而已……（阿雀姨訪談，2004/09/05，粗體與底線爲我所強調）

(三) 抓魚人不會知道什麼過去的文化很重要啦！這些文物館的存在其實可以讓我們後代子孫進去了解我們以前的生活，我覺得很好阿……，只是感覺文物館的主人好像因爲自己經營這些文物館或懂幾個字就比我們高高在上，不過沒有我們這些老漁民過去的捕魚經驗那裡會有他們現在的展覽……這些博物館都是最近這幾年才出現的，他們說現在南方澳要轉型成觀光取向的漁村，所以有這些博物館的出現對地方來說可以吸引更多的觀光客來這裡觀光和消費，不過對我們討海人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有時候會問問我捕魚的經驗啦，不過我覺得這樣的博物館對我來說沒有太重要的意

¹¹ 異質空間：傅柯（Michel Foucault）關於異質空間的概念認爲異質空間是一種有效地啓動的烏托邦。在其中，真實的位址、這個文化裡可能發現的一切其他真實位址，同時地被呈現、相互競逐、以及倒轉。因此，他認爲博物館與圖書館皆是異質空間之一種，是在無限制的累積中的時間。積累一切事物、建立一個普遍檔案的想法；將所有時間、時代、形式、品味、包容在同一個地方的意圖；建構一個包含一切時間，自身卻外在於時間，並且不會毀壞的地方的想法；以及用這種方式，在一個不變的地方組織一種時間之恆久且無窮積累的計畫；凡此種種，皆屬於我們的時代。博物館與圖書館乃是和於十九世紀西方文化的異質空間（Foucault, 1986:406）。

義，畢竟我一輩子都在海上奮鬥，博物館這種東西我瞭解的不多……（阿沖船長訪談，2004/07/08，粗體與底線為我所強調）

（四）你不覺得這樣很有意義嗎？我們以前的歷史現在可以透過這些文物館讓你們知道這裡的特殊性，這些東西都是寶藏，所以這些文化工作者就是懂得挖寶的人，因為這就是我們的文化，沒有這些文化工作者，我們不會知道這麼詳細的南方澳文史，所以我覺得成立這些博物館對我們和對外來者都是一個很好的想法……地方的東西就是要有這些有心的人一起加入來保存，我從學校退休後都很積極參與他們阿，所以我覺得地方博物館的成立對我們南方澳人很有意義，雖然多數的居民對地方博物館沒有太多的參與，不過我想這是需要時間慢慢累積的……（阿明老師訪談，2004/05/03，粗體與底線為我所強調）

（五）地方博物館我是沒有進去過啦！因為我也聽不懂、看不懂他們在講什麼，我現在努力學中文，可是我的程度還是很差，只能夠聽懂一些和說一些簡單的中文，這邊的人又多數講台語，小孩學校教的又是國語，所以其實我很難同時聽懂這兩種語言，這種博物館我們在越南家鄉也有，只是參與的程度都不會太高，所以你說在台灣我們怎麼可能會和地方博物館有接觸呢？而且他們可能也不會認為我們是他們的一份子……（越籍配偶阿美訪談，2004/09/04，粗體與底線為我所強調）

從以上幾個地方居民對於地方博物館的感受訪談中，可以發現地方居民其實對於地方博物館存在的感受充滿著歧異性，同時也多半伴隨著個人主觀上與地方文物館之間的關係而在態度上有所差異。這種差異性的態度往往建立在地方居民與地方博物館之間的日常生活接觸網絡之中；如阿沖船長的訪談中所表達出來的階級意識，認為經營地方博物館的經營者往往因為佔據文化書寫與詮釋的能力與權力，而讓地方居民感受不到平等的參與機會，因此對於地方博物館的參與興趣相對低落。阿雀姨與阿清嬭做為漁村婦女的角色位置，在當地生活了數十年的生活經驗，但從訪談的過程中，他們認為地方博物館對於男性的捕魚經驗以及一些特殊有價值的文物較有興趣，所以那些東西都是「要給觀光客看的」，認為與其自身的生活經驗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另外，外籍配偶阿美在對地方博物館現象的感受訪談中，充分地表達出「外籍」身份在南方澳漁村中的不受重視，「他們可能也不會認為我們是他們的一份子」，一語道出外籍身份在南方澳漁村地方博物館中被排斥的自我感受，對於地方博物館現象的存在，外籍群體的缺席確實是目前南方澳漁村地方博物館文史記錄上的一個共通現象，透過外籍配偶阿美以及漁村女性阿清嬭與阿雀姨對地方博物館現象的訪談，似乎已經指認出南方澳地方博物館在建構地方意象過程中，有意的將女性與外籍身份排除在地方建構意象的想像過程外。對於南方澳漁村中「私人」所有的地方博物館，地方居民往往將其

指涉為是一種具有某種程度上的「私人利益」與「目的」，與文化政策上希望透過地方博物館做為凝聚當地居民共識的美意有相當的差距。在南方澳漁村中不管是私人的或公有的地方博物館，從訪談的過程中都可以察覺他們對於以「博物館」此一機制做為凝聚、教育當地居民共同意識的機構，但南方澳地方博物館在凝聚地方共識上與當地居民形成的想像落差，其實相當程度也反應出地方居民與地方博物館運作之間的疏離關係；因此，地方博物館經營者成立的動機與目的也就不斷地遭到當地居民的質疑與挑戰。用英國歷史學者霍布斯邦（Hobsbawm）的話來說，在南方澳漁村地方博物館中這種「被發明的傳統」，將南方澳漁村的過去以某種程度的重新詮釋，用以建構一個漁村過去的想像，做為國家文化政策中以博物館之名行觀光、經濟之實的文化經濟模式，是二十世紀新興國家論述國族時，最常見採取的策略之一。

而在對地方博物館存有正面積極態度者，就田野訪談的經驗顯示，多半是具有相當知識權力的當地文化菁英，如國中小學退休老師、當地醫生等，日常生活經驗中與地方博物館經營者有較多接觸者會有認可地方博物館具有教育意義的功能，「這些東西都是寶藏，所以這些文化工作者就是懂得挖寶的人，因為這就是我們的文化」，這類宣稱與地方博物館經營者在闡述成立地方（文）博物館的說法類似，周慧玲（2002）在其論文中就曾提出，有關「保存傳統文化」毋寧是大部分工業化現代國家在面對急速變遷的社會，以及因此而來的歷史斷層焦慮時，普遍產生的一種迷思（Feinuch, 1988；Karp, 1991；Handler, 1988；Hassan, 1992；轉引自周慧玲, 2002：82），周論文中並且提到現代國家為了將新興的政治社會體系與過去的歷史經驗掛勾，也往往援用舊有典故附會一番，為新的社會組織與結構，建構一個「文化的傳統」與「過去的歷史」。但這裡出現了一個有關挑選展示物品權力與展示訴求對象的弔詭關係，也就是究竟地方博物館的展示對象是當地居民還是外來觀光客？而誰又具有挑選文化寶藏的定義權力？當這些對於地方博物館存有較積極正面感受的當地文化菁英不斷地對地方博物館賦予教育與觀光的機能時，地方博物館原先在社區總體營造運動中所訴求的地方居民在地認同，究竟被置放在哪個位置了？換言之，若以文化政策中對成立地方博物館可以做為凝聚當地居民的地方意識來檢驗，南方澳漁村中的地方博物館究竟是凝聚了當地多數居民的共識？還是凝聚了地方上具有「文化價值」辨識能力的居民共同意識？

從當地居民與地方文（博）物館之間存有對過去傳統不一的想像中，我發現這種情形在當地博物館的成立過程，其實已經可以看到地方政府以「文化保存」之名做為行使政權治理的權力介入，地方本身在成立地方博物館的同時，是否也同時因為地方政府對於地方文化的想像而「投其所好」了呢？換言之，地方文（博）物館在進行展示與再現南方澳漁村過去歷史的特定意象時，其實也同時複製、回應了地方政府以「文化、觀光」做為建構想像宜蘭地方意象的文化政策，地方本

身所存在的異質差異，在透過地方政府與地方博物館的共同論述建構過程中，「同質性」不斷地透過文物與歷史襲產的建構，「異質性」則被有意或無意的遺忘與漠視。我從田野的訪談與觀察過程中發現，珊瑚、鐵工廠、貝類等等物品當然可以具有構成南方澳漁村歷史組成的一部份，但是，這裡必須要再進行討論的一個重點在於，為什麼是這些物品被選擇出來做為認識南方澳漁村的代表？挑選「物」做為地方展示代表的過程中，其實充斥著權力的運作與個人對於文化資源的詮釋能力；擁有特定物品與現成收藏品或歷史古蹟者成為這場建構地方特定意象的優先者，文化政策中為地方博物館量身打造的補助方案，更成為扼殺多元異質文化發生可能性的幫兇，在社會位階中處於底層的、無語的、失語的、不持有「珍貴」收藏品與文化古蹟的當地居民，在這場地方意象建構的過程中，成為無聲的「他者」，即便有表達不滿的可能性存在，但政府、媒體、文化菁英所共同構築的社區對外意象，其實已經徹底將當地居民的聲音予以掩蓋、消音。我們看到的南方澳漁村，不是擁有豐富的漢人移民社會所共同交織而成的多元、多音移民社會特質，也不是全球化過程中跨國移工、移民與當地居民在日常生活的互動與角力；一個個價值不斐的藝術珍藏品、文化古蹟建構出南方澳社區對外的象徵符號，真正存在南方澳漁村內部且正在進行中的異國、異地生活經驗，以及和當地居民具有文化差異的外籍移工（民）群體，反而因為不具有文化經濟的商品展示價值，被建構為社會問題與不被討論與記錄。這樣所形成的地方感是指向過去的歷史經驗與文化襲產，不斷透過召喚過往的美麗時光景象，讓地方博物館內成為與世隔絕的想像天地，去現實化的地方意象成為在封閉場域內的封閉地方認同，與地方居民日常生活的脫節，建構出來的是館內一個充滿符號象徵與歷史記憶，但卻與現實生活切割的「南方澳人」與「南方澳漁村」想像。